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卷之四

臨江 蕭鎰 編

四書互義

大學言止善中庸言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至善則本然之極致也善而言明察乎至善之所在也善而言止至乎至善之地而不遷也知所止能明乎善也得所止止於至善也中庸言明善所以明格物致知之事其不言止善者既言誠矣學而至於誠安往而不得其止哉 自脩

大學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先安而後得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先得而後安

能得者得其所止理自外至者也自得者得之於心理自中出者也能得知止之終事自得造道之始事止善始於知止非能安無以致其能得之功造道原以逢原非居安無以固其自得之理知止而能安者能得以前之事所以知之也逢原者自得以後之事所以行之也終始相

因內外為用知而得得而行為學之序也薈蕞

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身

誠意者知為善以去惡則必實用其力而無自欺此明善以誠身之事誠身則所存所發一皆真實而無妄乃意誠而心正之功誠意唯恐其有不誠也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其要只在獨慎

大學言致知中庸言致曲

知者吾心所知之衆理曲者善端發見之一偏

致則推之以至於極之謂也心之神明妙具衆理而宰萬物一有不致則其于所知必有所不盡故大學之道必致其知人性心皆同而氣則有異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是謂致曲知以心言曲以性言本自不同及知至而后意誠曲能有誠則致之效也故程子曰同歸於誠

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中庸篤恭而天

下平蓋于脩其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學是徹上徹下語中庸是指上一截言之孟
子是指下一截言之大學明德新民條目具舉
篤恭而天下平所以明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之要所謂篤恭乃不顯其敬即明明德於天下
也人人親〻長〻而天下平者所謂親長猶老
老而天下平者即壹是以脩身為本也

大學言治天下國家本亦本於脩身而

修身之道亦本於格致誠正中庸言治天下國家亦本於修身而修身之道本於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何治天下國家之本則同而修身之本則異

好學亦格物致知之事力行亦誠意正心之事知恥則能強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事

大學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之而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則又有取於泰

有侈肆之泰有安舒之泰侈肆之泰同乎驕者也安舒之泰異乎驕者也故以驕泰對忠信則泰視忠信為不足以驕泰自相對待則驕之矜夸又不若泰之安舒矣舊藁

中庸首言命子罕言命

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又不可盡委之氣數以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乃不躐等之教學問之家所學何事乃欲人

使不言耶

中庸天命之謂性命性爲一孟子性命
命性性命爲二

性命有專言理有者有專言氣者有兼言理氣者天命之謂性專以理言之也性也有命焉性謂食色意欲之性專以氣言之也命謂命分之所得者必有品節限制者存合理與氣言之也性謂仁義禮智天道之在人者必當致力以盡其性專以理言之也中庸專以理言則性命相

與爲一孟子各就其一重處言之則性命不能無一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何以無能字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中庸無此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的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中庸是子思檃括

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
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
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
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者

　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程子何以言
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言此以為集義養氣
勿忘勿助之功程子引此以明鳶飛魚躍化
育流行之妙用鳶之飛魚之躍所有事也飛者

自飛而不能強之使飛躍者自躍而不能廹之使躍勿正心也程子以子思之言莫非道體之妙雖其為人之功恐學者未遽領畧故借孟子集義養氣功夫實用處以形容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用力也故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此言又見程子喫緊為人處尤有甚於子思者也先儒謂程子借孟子之語以發明己語之所未到而後人或作寔語觀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以異

道者仁也忠恕則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然曾子借此以一說以一貫盡己推己乃忠恕之名正為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得推己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言之妙而借其可明言之粗以明之耳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動以天學者之忠恕動以人忠恕違道不遠以道不遠人而言學者之事也故必有盡己推己之功此所謂動以人者未能與道為一者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吾道一以貫之而言聖人之事也故不待盡己而自無不忠不待推己而自無不恕此所謂動以天者與道為一者也違道不遠是為忠恕正頭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乃曾子自一貫放下一級言之使知夫子之道

由忠恕而至耳是故道不遠人非指忠恕則學者無以進於道吾道一以貫之非借忠恕則學者無以知其道謂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固不可謂學者不由忠恕而能至夫子之道亦不可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夫子危言危行非歟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之謂乃所謂庸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顏子居陋巷而有為邦之問毋乃非其素位歟

聖賢修己治人之學無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雖未履其事亦未不可不窮其理顏子之簞瓢陋巷雖若素貧賤者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同于聖人則孔門王佐之才唯一顏子而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爲邦之間所以窮其理也素位而行蓋以明行險徼倖不可爲耳聖賢平日講明何事豈以爲邦爲出位之間哉

中庸知仁勇以知爲先孟子仁義禮智以智爲後

中庸以資言論資則以生而知之爲上知孟子以理言論理則以仁義礼智相爲循環智有藏之義而仁義礼皆藏於智其功在藏是以歸從。伊川有言力行是淺近事唯知爲上知則要最要緊故中庸知仁勇以知居上孟子循環言之智本是藏惟是知得如此然後如此是仁義礼皆藏在智中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藏三德春夏秋冬冬是智冬藏三時知是知終之義中庸言知仁勇必知足以道此

道然後仁以體之勇以强之其功在先故以智爲先孟子言仁義礼智必知斯三者而弗去然後爲心德之全其功在後故以智居後

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爲知學知利行主於行而爲仁夫生知可以知言矣而安行未必主於知也利行可以仁言矣而學知未必主於仁也且與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同如何

論語論進修之序先仁而後知中庸論資稟之

殊先知而後仁謂仁人為聖人以進修言之也謂上知為聖人者以資稟言之也中庸既以上知為聖人則生知安行皆聖人之事安行所以屬知既以仁為質人則學知利行皆賢人之事學知所以屬仁中庸人品之論各有分配自有並行不相悖處

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言思誠者人之道誠之思誠有以異乎

誠之者學知利行之事思誠者思所以學知利

行之事自誠之而言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擇善固執之功自思誠而言則學欲其博必思有博之問欲其審必思有以審之思欲其慎辨欲其明行欲其篤必思有以慎之明之篤之者誠而思焉則所以誠之者其功夫愈周密矣子思之言欲人之進於誠也孟子之言欲人思有以進於誠也先儒謂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則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為有力自脩

不思而得聖人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然則聖人且有待於思與

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固無待於思然而聖人之心未嘗自聖其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天理之所以常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自衆人而觀周公則可以不思自周公而觀周公則不可以不思周公而不可以不思所謂周公之聖

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論語學而不思思而不學舉其一而遺

其三何也

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與辨是思之始終學之博則有以備事物之理而得所疑故有學問之審則有以盡師友之情而發其端故可思思之慎則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有行之篤則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是始於學終於行學之始終也疑而思問不問則學之所疑不釋而然可措於思既思而有所未安不辨則行有

不察雖思亦徒思而已是始於問終於辨思之始終也卒學與思則問辨行在其中矣故朱子取程子非學之言以註論語云

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

心者衆理之所具性者此則此心所具之理心之為體無不統其用無不周惟能窮理而貫通之則知無不盡而事至物來皆以理應所謂盡心也性統天心無象可形而莫非實理理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以雜之而天命之在我者察

之由之大小精粗無一毫之不盡所謂盡性也
盡心知之至盡性行之至知性以盡心盡心以
盡性盡性雖誠者能之
盡心以知言盡性以行言能盡得虛靈知覺之
妙用為盡心能盡此真實本然之全體為盡性
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盡字非下
功夫之謂蓋已上工夫已至到此方盡得耳
人唯能盡心也是以知之至知之至則知無不
實而賢希聖矣人唯能盡性也是以行之至行

之至則行無不寔而聖希天矣知性以盡心盡
心以盡性盡性乃至誠之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博學以文
約之以禮知意在先
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尊德性在道問學之先博
文不可以不約禮在博文之後

夫子既言我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
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為邦之問
有當時為下不倍之常道有百王為邦不易之大法

周禮乃時王所制當世為用夫子既不得位則
從周而已若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
當以舜樂夏時殷輅周冕為正耆蕞

子思言仲尼祖述堯舜宰我言夫子賢
於堯舜

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功夫子祖述堯舜則夫
子之道固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見於功業文
章巍巍然而不能自名也明也夫子推明其道
以垂世立教使堯舜之道大明於天下若無夫

子後世何以據知堯舜哉是故前乎而非堯舜則夫子之道無可宗所宗後乎堯舜而無夫子則堯舜之道無以明夫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四書待問卷之四終

四書待問卷之五

臨江蕭𨱑編

四書互義

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則孔子仁管仲正桓公非與以桓較文彼善於此要知扶天子以令諸侯先詐力而後仁義皆二王之罪人特孔子聖德寬弘時或不揜於善孟子衛道自任故絕口不談○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不取之桓公管仲有

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
也

晏子在齊固無功烈之可言若管仲者
孔子盡稱之矣孟子何譏之深耶

孔子所稱稱其攘夷狄而安中夏也孟子所譏
譏其舍王道而行霸術也孔子雖稱其功而器
小之譏奢而犯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
使孟子而不復譏其舍王用伯之罪則人將趨
於伯矣孰從而返之耶以此防民猶有申商之

徒以詐力殺國而甘處於伯之下者

孟子言浩然之氣孔子言血氣未定方剛既衰果有二氣乎

氣只是一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而從血肉身上出者乃為血氣耳

好色好鬭貪得所謂氣壹則動志不得其養而妄有作為者也戒色戒鬭戒得勿忘其所有事則得其所養而血氣亦浩然之氣矣而果有二

哉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仁智有自爲體用有相爲體用者以自爲體用而言則仁有仁之體用知有知之體用以相爲體用而言則仁爲體以知爲用知爲體以仁爲用學不厭者智之所以成物教不倦者仁之本於成己故成己言仁之體教不倦爲用學不厭言智之體成物爲用此以仁知自爲體用言

之也學不厭為智之體教不倦為用成己為仁之體成物為用此以仁知互為體用言之也苟成己之仁有所未至則此心未能以勝私而其為教也將不免於倦矣學不厭之知有所未盡則其終將至於喪己而其於物也安能保其必誠乎

知者動仁者靜此知仁之體若言其用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知之動仁之靜而言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自仁之動知之

静而言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知在我仁在物動静體用之謂也盡性以成己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我愛自入得而入也然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以仁智合而為聖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以仁對

聖言始終 聖智則以智對聖言何與
仁智皆以理言聖則造其至極之地也仁智所
以入聖而非離仁智以為聖仁智同是此理聖
則充此理到極處非于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
夫子言若聖與仁是以仁次聖而非以仁對聖
孟子始終智聖是以智先聖而尔非以智對聖
也 自脩
智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聖人生知安行 又極
其至之謂也

宰我子貢有若論聖人與顏子高堅前後之論孰優

伊川固云三子之論皆非　蓋聖人者如顏子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蓋語聖人事功之則凡智足以知聖人者皆有以識之而語聖人人道體之妙則非去聖人一間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子貢禮樂德政之論與論語日月宮牆之喻孰切

子貢禮樂之言體用該舉比之宰我有若已為
詳盡更以宮牆日月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喻
於之蓋知夫子之所以為賢古今所未有而子
貢所以為善觀聖人也

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言

必道性善

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
亦少說須知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方是說性與天道孟子不曾說上一

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孔子說得高孟子說得實

人有恒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何以不及格致誠正之事

人之恒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大學之道則明德新民本末具舉大學尔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言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

中庸言誠之孟子改言思誠中庸言形

者物變孟子止言動

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所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爲有力妙者正指上文獲信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觀人之法如是觀人之法如是其詳

觀人之法有迹其事行而求其心者有見其容貌而知其心者蓋人之一心不能無善惡邪正之異其生色也即著于外至於用事必有伏機

故於其行事也非熟察不能明其所藴容貌則一見即能知其所存是觀人之法求於行事者不得不詳而得其於容貌者無待於詳也自債孔孟言同而其爲說則異孔子爲旋觀其爲人而設孟子則一見而識其大剛

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義謂得宜不獨尊賢五典君臣亦曰有義無非宜也但從兄乃其切近而精實者蓋義主於敬

敬莫先於從兄從兄乃義之最先發處由是而尊賢事君皆是此義充之仁之於親親仁民愛物亦然

孔子以子產養民之惠爲君子之道孟子則曰惠而不知爲政養民之惠獨非政乎

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必若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然後謂之

政孟子以所見言之耳

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言必信行必果

必信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蓋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耳故孔子言士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知硜硜者之為小人則知惟義所在者之為大人若無小人之無忌憚者不信不果而託於唯義所在尚誰欺哉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作春秋

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賞罰刑殺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之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責善朋友之道與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何以異

朋友以義合者也責善亦忠告善道之事不可

則不得不止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則可以不辱責善不可而後止其能不辱者幾希矣孔子於友道欲其全孟子於友道欲其盡責善已不能如忠告善道之渾厚況又不可而不知止焉豈不愈扞格而難入乎孟子蓋為子父責善言之

公侯皆方百里孔子謂顓臾在邦域之中百里之國果能容五十里之顓臾乎

禮言周公封曲阜之地七百里故詩云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顓臾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是七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與孔子去食之言不同
子貢善問直探理之至極故聖人明信為本以
示之若任人則狥乎人欲其問之意固以食色
為重若告之以寍不食而死必以禮食則禮不
盡而意有窒非啟告之道也故獨循其本而告
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礼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

將白虎與孔子之意蓋無殊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

堯舜之道則以孝弟為士之次者非與

孝弟之道通乎上下竟乎人倫之至爾猶是道
而已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也若夫堯孝弟有得於人之稱譽
而施於求為或者異於世用是殆本立而材
材不足者但能使其身無過而已謂之得已可
也而何益於人之國哉是故均是孝弟也苟能

充之則法堯舜而可以為堯舜苟不充之則不過為士之次而已

朝聞夕死則道未易知也而孟子曰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勿為何也

孝弟之道具於人心最為切近而易知為之者即其所知而推致之自事親敬長以致事々物々各盡其道是亦堯舜也已若孔子所謂道則事物當然之理無處不有固難周知故以得聞為生順死無遺憾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與君子貞而不諒何以異

孔子言貞諒在其中者也對貞而言則其專於諒者未必諒也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是也

存心養性便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否

孟子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論語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是敎人就實行上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與朋友自遠方來之樂同乎

此樂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故集註以爲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

孟子以體統言之中庸以對義者宜也言之孟

子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庸仁者人也
是以人身自有生意而言故下文言親親為大
是不同

曾點浴沂詠歸有聖人氣象而姜以為
狂且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狂者立志太高舜禹之事　落是光風霽
月然終不到聖賢地步位者為其志而不行大
高而不行不掩故終歸於狂然人品自是不同
故聖人晚年常難狂者不可得見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志高故見大意行不掩故不入於聖人之室

四書待問卷之五終

四書待問卷之六

臨江　蕭鎰　編

論語

學而

人不知而不慍而曰莫我知也夫則似不能無慍者

人不知而不慍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則不怨不尤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則亦何慍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鮮則未是絕無孝弟之上猶未免或有犯上之累耶

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無世俗一等粗俗暴氣象縱或有之終是罕見若言粗暴大過可保以無蓋孝弟之人好處之分數多不好處之分數少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則犯固逆德必也及子路問事君則曰勿欺

也而犯之可乎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以不順犯上則為逆以直諫犯君則為忠然必有勿欺之實然後為忠不然不免為逆德矣薈蕞

巧言令色既非仁矣何以又惡訐以為直竊邕厲內荏為小人

巧言令色者致飾于外務以悅人亡其本心之德者也若訐以為直色厲內荏雖與巧令不同原其矯情飾偽之心寔巧令之尤者故聖門惡

之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illegible]信傳習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若夫

學者之所省亦此三者而已

曾子之省身者如此若夫學者之所省不止此

事親有不足于孝與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或

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欲有所未窒而忿有

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庶乎可以及曾

子之省身矣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學文在先

博學於文不說道未能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一一先有了方可學文且如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孝親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不泛愛於仁人又不能親說道要去學文賣去學不得○則以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小學之終事也博學於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大學之始事也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未有餘力而學文則非所以為學學文而不約之以礼則尔

徒博而已此先後之序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先於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先於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職于以四教文行忠信大學之事先行後文由內以達外先文後行由外以及內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文行之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學文之文小學之終事故先行于文文行之文大學之始事故先文於行

則以學文集註所重在文文質彬彬所
重在質
以文對質則為文采之文因學而言則為射御
書數之文。
子夏言事君能致其身夫子言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
致身謂不有其身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
非致命之謂也此槩為事君者言之若大臣則

當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非枉道以事人之爲也能致其身者事君之職不可則止者大臣之義若不能以身殉道雖致身何取焉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此君子只大槩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何以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聖人固未嘗有出位之思而時君大夫之望聖人則以德而不以位也聖人豈不欲其道之行哉有其德無其位則不謀其政耳及其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則其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而人自敬信以其政而就問之耳如齊景公季康子之問政皆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然則不謀其政者聖人守官之法必聞其政者其時君大夫秉彝好德之良心乎薈蕞

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而門人稱其

厲威

有聖人德容之盛有聖人盛德之全光輝之接於人者德容之盛也中庸之氣見於容貌者盛德之全也自其德容之盛者而言則為溫為良為恭為儉為讓皆足以觀聖人自其德容之全者而言則非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足以為聖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與孟莊子之孝同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不忍遽改乃見其孝莊子之父獻子自是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

夫子言不患人之不己知矣又曰莫我知也夫

學者當致知於人以求其已行之迹篤行于己以盡其可知之實真積力久充實而光輝不求

知於人而人自知之故不以人莫知己為患至若聖人之德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自然上達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固無以異於學者然其所以不怨不尤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者其精義入神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故曰莫我知也⿰也自夫脩

既曰不患人之不知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又似求知於人者

以好名為戒則求其在我不求人知此固然矣

然偏持此論將恐庶幾毀損其做有甚於好名者故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猶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其言　不偏不倚表裏俱備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集註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孔子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下文不同有以異乎

聖人之言若同而意皆別患不知人者患其取

友之差病其不能者病其有所不能于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其可知之實而後人自知之然亦非務為灼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也

為政

聖人生知安行宜無待於學及其學也亦何待於十年十五年而一進耶

聖人生知安行有見夫義理之在人者不啻如飢食渴飲之急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至而不敢自信必反

覆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焉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志學章知行之分

志學欲行而以知為重而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天命耳順知之至而立言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至

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夫子五十而後得為君子乎

天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天理之本然也

知命之命則兼氣稟來言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知定分之不可易而能審于是非取舍之際而無趨利避害之失所以為君子若聖人則窮理盡性明于事物當然之故知極其精而非利害有不足辨者矣

知天命是知天道流行而賦于物者以其理言之也知命是知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以其氣兼言之也

命同是天之所賦者而天命之理尤微於命分

之理惟聖人之於天道固已脗合而純亦不已則知極其精而於是非利害有不足言者然後知命分之分君子所能知天命之命非聖人不能知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憂子之疾乎子憂父母之疾乎

武伯貽親憂處多故聖人以此箴之以疾貽憂此人子無可奈何處與其他招憂不同故集註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以

其疾為憂乃可謂孝

君子不器子貢以達稱則可謂通才矣何以夫子曰女器也

子貢識見高明通達理事而施之于用有不能周故未至於不器夫子以瑚璉比之要足以當器之貴者亦有用之成材也然瑚璉但可施之宗廟而已豈非適于用而不通相通者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在言前忘言可也而猶有事於言乎

此為子貢多言發之聖人亦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何嘗教人使不言者但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耳

夫子嘗言闕疑矣至君子有九思則曰疑思問疑而思問有當闕之疑與有不當闕之疑與

疑而闕之者恐其是非之不當故擇之精疑而思問者恐其事理之不明故考之詳既能闕疑而不輕于言猶必思問以求解其惑則可好學

也已矣闕之為言欲其于可疑之際闕而不言以待於問思之為言欲其于所闕之疑必審於問以求其理是則所謂闕疑者惟恐其擇之不精非謂疑則不必問也人之於學多聞固不能無疑疑而不闕則未免以己意相度其必強以所不知為已知者甚至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於是物之理愈惑矣然雖能闕疑而於其可疑者不思有以問者之則疑而無以自釋理有不明終亦必惑而已矣 自脩

論語兩言多聞多見干祿章以聞主言見主行第七篇以聞主行見主言

聞見互相發明多聞固是欲言多見固是欲行然亦有聞之而行者見之而言者此慎言慎行與從之識之無所不可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聖人教人豈真以是求祿耶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聖人之心亦以為脩其在我者而已其

得祿與言與否非所計也所謂祿在其中如仁在其中樂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乎此而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求祿耶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與言行有辨與既學矣慎言行矣而有不得祿者又何與

慎言行亦所以為學皆得祿之道也然君子脩其在己而不求必于人故處順不安常不計利而為善亦惟其理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

見義不爲無勇也是義不可以無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是勇不可以無義勇有義理之所爲者亦有血氣之所發者無血氣以配義理故見義而不爲無義理以養血氣故有勇則爲亂見義不爲者雖知義之當爲而其氣不充則不足以配義故欲有爲而不能以有爲是爲謂無勇有勇無義者無知好勇而不裁度義之可否一切以不義行之故不期于爲亂而不能不爲亂是謂無義故義不可以無勇

勇尤不可以無義也者哉

有勇無義過於勇者也見義不為不及勇者也

四書待問巻之六終